

# 老夫婦三次開刀記 (下)

陳 廣 沅

## 三、自己胃開刀

胃病是小毛病，是政治病，沒有什麼關係。這是我五十歲以前對於胃病的認識。五十歲以後住在香港有時胃痛或覺有胃氣，先找李醫照X光，照了一張，沒有找出什麼毛病，後找田醫，他診斷是胃病要打一套針，就好了。他再三告誡不可多吃，年紀大了，胃腸不健，不能多吃，吃得愈少愈好。他問我早飯吃什麼，我說：一個蛋，一杯咖啡，一塊吐司。他說「你吃得太多，比我吃得多！要減減！」六十歲以後到了美國麻省一個小村「愛爾」Ayer 中學教書，頭兩年尚好，以後常覺胃痛，痛的時候覺得那個痛點會移動，先在左邊胃部，走到右邊，再走到背後，又走到兩肩。在講堂上講書時，胃痛忽然來了，那就手脚發冷，渾身沒勁而且頭暈眼花，不能動彈，非坐下休息，讓它痛過了勁，然後又漸漸恢復。那時我還沒有車，下課走回家，有時在走路中間忽然發作，祇好慢慢走，讓疼痛揮發了它的勁，也就好些。回家就躺下弄熱水加袋放在胃部，比較舒服些，漸漸也就好了。當時我的醫生叫 Mc Lean 是小醫生的姑父。他叫到醫院照X光，後來報告說有胃潰瘍 Stomach Ulcer，配了些藥叫我每飯必須細嚼，以後好好壞壞倒沒有被他整倒下來。一九六三年，六十五歲了，美國東北部來了亞洲熱，就是一種流行性感冒，傷風咳嗽，惡寒發熱，那位老醫生就配藥叫吃，並叫每隔四小時吃四粒亞司配林，吃得渾身沒勁。稍稍好一點就回校上課，實在沒力氣。正在這時候揚州同鄉，中學同學，老友葉秀峯兄自臺北到波士頓 Boston 來，順道到鄉下來看我，我實在無力

勉強陪他看看四鄉風景，並到左近羅斯福總統所畢業之中學參觀一遍。幸那時胞弟廣湘正在哈佛大學圖書館做事，就由他陪葉先生玩了一天。太太精神甚好，一人辦菜待客，我簡直不能幫忙，渾身軟攤了。以後幾天上課，講幾分鐘即氣喘，四肢無力。有一天晨起下雪，下了一天，我上課就上「挨磨」一樣，好容易下課回家，次日仍下雪，我想告假一天，那知道六時半校長來電話謂今日無學課（每有大雪，路不好走，即放假，但以後須補）大喜，能在家休息一天再好沒有了，以後不適者有十幾天。這是三月間的事。

4 / 2 日星二，上午尚好，下午兩堂課時頗覺不適，但胃並未大痛，大概坐得太久，心煩了。下課回家休息方好。四時後看卷子，壞學生的卷子越看越生氣。胃大痛，並大吐，吐後較好，好後再看，看後又發！

4 / 3 日，星三，下午回家照常吃點東西休息。不過今天休息再休息仍無精神，五時半略將微積分教科書看看，但不到六時又累。六時吃飯，飯後即不愛動，看電視新聞。此時到書房看卷，不到半小時即畢。七時半上床躺，覺腹部漸漸充滿，不知何故。八時半如廁，大便急流而下，同時口吐黑色水物，登時幾覺暈去，急電話樓上房東，我有急病須請醫生。一小時後醫院醫生哈瑞士 Harrits 以救傷車來。他到毛房一看，說拉的吐的全是血，黑色物即血！隨時把我抬上救傷車送入醫院。其時我的老醫生正休假去，由其內侄小醫生 Dr. Bert Hopkins 診治，他隨即輸血，我當時已暈得無甚知覺，聽其擺佈。

4 / 4 日，星四，晨小醫生來又輸血，共輸一千CC，叫我躺着不要動，我就半睡半醒，躺一天，倒不覺有什麼病痛。

4 / 5 日，星五，晨起甚佳，吃蒸蛋白，午吃一茶匙橘子味「吱囉」Jello，吃時即覺不佳，應即隨時吐出，不知如何竟吞下去，以後即不適，十二時吐血兩大盆，又趕緊輸血一千CC至晚八時方完。

4 / 6日，星期六，有許多同事送鮮花，許多同學送卡，下午小醫生來說大概血已不流了。

4 / 7日，星期日，許多人探病。有沙律夫人 Mrs. Sarri 者日本人，其夫為歐洲人。在附近軍營為男護士，我晚上到軍營教數學，他是我的學生。夫人在小醫生診所為護士，今日為我抽血驗血。他們夫婦對我甚親熱，有時請我出去野餐，我莫名其妙。今天來，她說我像其生父，每見我即想念其父。今日傷心甚，大哭一頓。她說老醫生 Mc Lean 為人卑鄙，對有色人種有歧見，並對無錢者不理！她見我在他候診室等三小時，她生氣。她勸我換小醫生，小醫生好！我姑妄聽之。但覺小醫生熱心對病人有同情心，不像其姑父老醫生之冷冰冰地。我喜歡他！此次在無意之間換了他，自感幸運。

4 / 8日，星期一。晨五時醒，飲牛奶一杯。七時半抽血檢驗。八時，小醫生來吩咐護士：(1)飲食照胃瘡食品單 Uncer meal，(2)灌腸，(3)洗頭髮。說大概不致再出血，慢慢引你健康之路。九時老醫生 Mc Lean 來，我對他說「你不在家我死去兩次，小醫生救活我兩次，我以後要他做我的醫生了！」他說「好罷，就如此辦！」

早飯，麥精粉 Cream of wheat 約一茶匙，泡一杯牛奶。如此而已。住醫院四天，此為第一次的飯。然後洗面刮鬚。

十時一刻灌腸，三刻完成。灌出三大桶，盡是灰黃色的舊貨。腹中空虛，人累，一小時後方較適，真吃力。

中飯，甜的蒸蛋白一個 Custard，晚飯芹菜濃湯一個。

4 / 9日，星期二，晨五時醒，六時起，七時半日間護士來，八時醫生來。小醫生說「看情形，這胃瘡非割去不可！現在不割，將來還是要割。與其日後割不如現在割！」「等我想想！」

下午小醫生父親 Edward Hopkins 來談。他白髮紅顏，豐神奕奕。

他說，他的父親也是醫生，曾留學維也納一年。他也勸我割胃瘡，我說等我的兒子來商量再說。

連日送花送卡者甚多，昨今兩日親來探視者漸多，區教育長，校長，教堂牧師，學生家長等。其中有校長秘書來說本月五日醫院消息說要你這種型血一千CC，結果有三個學生自告奮勇去費茨堡 Fittsburg 醫院中取來，「可見您的人緣甚好」云。

今日稱體重為101磅失去19磅。

4 / 10日，星期三。今日已住院七日，情形較好，至少胃已不流血。醫生叫安心靜養，飲食祇能吃易消化食品。心中所記聖者為太太一人在家如何應付。後來二女自費城飛來，每日陪太太來院並在家做伴，我始放心。

以後住到 4 / 18日，星期四，方放回家，共住十六天。在院時飲食方面管制甚嚴，其初每日六頓略如下。八時早飯：土司一片，小米粥二湯匙，牛奶一杯。十時，中頓：煮糖心雞蛋一個，土司一片，牛油一片。十二時午飯：鹽餅干二片，山芋泥一大團。四時，腰頓：煮雞蛋一個，土司一塊有牛油。六時，晚飯：蘆筍盃，吐司一片。牛奶為主，無肉食。

4 / 14日，星期日，耶穌復活節。今日開始吃火雞，以後數日吃烤雞吃烤牛肉，牛肉餅等。到放行日小醫生謂現在紅血球已佔35%情形穩定。回家後飲食完全照醫院所給准吃，食品單吃煎炸酸辣都不許吃，每日每隔小時吃牛奶或牛酪一小盃，二兩或四兩。一星期內不許上課。六星期後照X光如胃潰瘍 Bleeding Ulcer 未好，則必須開刀云云。並給小冊子兩本囑讀。

4 / 18日，星期四，太太及二小姐掬英來院接我回家。次日二小姐搭公共汽車去波士頓改乘飛機去費城。一場大病真是死去活來。在家休息時就將小醫生所給小冊子翻閱，原來都是講胃潰瘍病之起因及醫治方法的。

原來胃潰瘍是酸造成的，胃酸是鹽酸，化學上三大酸類之一，他消化

食物非常有力。有的人胃酸太多，消化食物後尚有多餘，他無食品可侵蝕，就侵蝕胃壁。胃壁組織甚為強韌有力，不易損壞，但如胃酸旦旦而伐之，則胃壁最弱之點就被啃薄。啃到有神經地方就疼，啃穿了血管就出血。出血如停止不住就有生命危險；所以胃病是尋常事：胃出血，就是胃潰瘍，那就有送命之可能。如果胃疼就是胃酸已破壞了胃壁所以不能吃粗糙食物及煎炸酸辣等食品，因為他們會磨擦或刺激傷口，更增疼痛或更加破損。肚餓就是到吃飯的時候而未嘗吃飯，胃酸按時放出，他沒有食物消化就消化胃壁，就不舒服就疼。所以工作繁忙的朋友不能按時吃飯往往會有胃疼胃不適的感覺。另外一種原因是人們發愁及發悶的時候會刺激管制胃酸的神經而放出胃酸，這胃酸並無食品消化就消化胃壁致發胃疼胃不適終致胃潰瘍。根本治療胃潰瘍的辦法就是動手術。如不用手術就專心管制食品而日以牛奶牛酪為主要食品。同時不多用心思，不發脾氣，不多愁善感，萬萬不能緊張。每隔一二小時飲一些牛奶，據說牛奶是中和胃酸的，同時他將胃傷口淹住不讓胃酸靠近（此說不甚靠得住，牛奶如何能定居一處專門包圍傷口呢？）。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能吃亞司匹靈，如吃了就會刺激傷口太甚而出血。如果傷風必須用代替品！那個老醫生為何叫我每四小時吃四粒亞司匹靈呢？如果他知道，他有意要我的命，他如不知道，他是庸醫。我幸而辭掉他，否則也許他要我的命。我熟讀此書後，我就如法泡製；我的死腦筋總以為人身各機件總以原來的最好，如果割治了，就破壞了原來機構的平衡，總不十分好，能不開刀最好。傷風時用 Bofferin，那是亞司匹靈外邊有鎂鋁水化物包住的，後來出有 Tyleonl 就完全沒有亞司匹靈了。

六個禮拜後小醫生叫到醫院照 X 光，據報告胃傷口已縮小，其他部分均好。體重增為 125 磅，收回了已失的 19 磅並增加了 6 磅，弄得衣褲都要放大。血份已增 45%，精神甚好，喜歡得要飛。自然談不到開刀割治了。這一場危機總算安全渡過。

以後又住過三次醫院，三年後 1966，十二年後 1975，十三年後 1976。每次出血都在三四月間，照醫書說亦以春秋二季發胃潰瘍最多云。末了一次究竟將胃臟一半割去。且等我慢慢說來。

1966 年十月二日，星日，腹痛如絞，從來沒如此疼過，急電小醫生請破例在星日到家來診視一下，他來了，摸了一下，他說「先打一針止痛明日住醫院檢查！」我說「我到醫院檢查就是，何必住院？」「檢查要預先打針吃藥照 X 光，非住院不可！」他說：

10/3 日，星一進醫院大檢查，當晚洗腸三次。

10/4 日，星二，晨照 X 光。午後小醫生來報告，胃痛未增加，今晚再洗腸明日再用 X 光照膽石。次日無消息。

10/6 日，星四。小醫生來說「心肺都無病，但有膽石，胃病在 X 光中與三年前所照者同。膽石將來也須割去，現在無慮。」

10/10 日，雙十節，星一，回家遵醫囑多吃牛奶以治胃，少吃油以防膽石。以後數年小心飲食多喝牛奶，倒也安靜了好多年。

1973 退休後，我們搬家到紐澤西耕德園住，找到中國醫師陳丙子大夫，請他檢查，請他開方。他叫每天吃三次 Maalox（鎂鋁水化物）液體，每次吃 10C.C. 仍忌吃酸辣食品。一年無事，1974 年也一年無事。自己覺得幸運，但每隔四個或六個月照 X 光一次看胃潰瘍尚無好轉，都說傷口縮小，未轉壞。甚為放心。1975 中國新年，不無放肆，到中國館吃中國飯，又不免嚐嗜辛辣食品，又不免吃得太多。於是乎出了亂子，那年元旦是二月十一日，當年精神甚好，於是趕出了幾本書如「談談易經」之類，又勞了點神。

3/19 日，星三，晨起吃飯照常，大便甚為順利，又長又多；擦時一看方知是漆黑的，大驚，蓋大便黑色即腸胃出血也。急取少許自己開車到醫院急診室求分析，不久報告來，完全是血，醫院醫生不放行，並通知陳醫生到來，於是住院十一天細說如下：

3 / 20日，星四，取血，玻璃試管，又用電氣心臟查驗器檢查。九時小便深黑便甚多，十二時甚多；下午三時小便黑色較少，七時仍有，十時仍有，陳醫說「如流血不止，只好開刀」。下午七至八時腹痛如絞，護士給藥，居然制止。

3 / 21日，星五，克拉克醫師來，Mr. Clark 他是胃內照鏡專家 Gastroenterology。他用小鏡裝有小電燈，插入胃內，詳細檢查胃內情形。今日早晨有護士來打兩針，我即昏昏睡去。中午醒來克拉克先生坐我床邊，說胃潰瘍祇有一個安豆大，不嚴重；但出血時無論大小都很危險，因為血管有漏洞，血將流完而致人於死命。幾次小便都無黑色，陳醫大喜。下午太太來，三子女都送花，二兒亦由西海岸來電話問好，並送花。今日所吃飯菜皆素食，且甚少。

3 / 22日，星六，大便嫩黃色，陳醫甚喜，謂已不再出血矣。以後數日都好，陳醫不再談開刀。克拉克來談，此病仍宜小心，並勸開刀斷根，余笑領之。我心裡想，1963我在麻省發病時，上吐血，下瀉血，沒有開刀也好了，並且過了十二年安靜日子。此次祇因大便黑色，胃裡小小出血，沒有什麼大了不得，不理，仍照我的老方法，飲食小心，每日多飲牛奶牛酪，並吃三頓鋁鎂水化物即可。

3 / 29日，星六，十時回家，一切都好。心情甚佳。

以後四月間休息一個月。即漸漸開車出遊，五月同太太開車去華府看朋友參觀等等。八月去西海岸已在上文說述。1975年變成遊歷年。

1976年四月七日，又來一次上吐下瀉的大出血！

4 / 7日，星三。上午甚好，看報閒書。十時護士來代太太打針，下午午睡起來甚好。到廚房做什麼的，無意之間將洗碗肥皂水碰倒，滿地是肥皂水，清理後忽然高興拖地板，拖後大累，脈搏到100以上，休息片時較好，忙晚飯，不行，又睡半小時較好，太太自做飯自吃。並代我做好泡

飯，我無胃口亦無精神吃。七時半吃泡飯半盂。我就怕胃要出血，不敢多動。吃後到洗澡間，坐便桶上試拉，不得。但覺胸口飽悶有嘔吐模樣，試以手指探喉，一探便吐，吐出滿口鮮血。三探三吐，人軟弱甚，隨即電話叫救傷車。並通知子女叫三小姐晚間來陪姆媽。十分鐘內救傷車即到，有兩個大漢一位女士，忙着把我用擔架抬入救傷車向普林斯頓醫院駛去。此為本村慈善事業之一，每年每家出15元維持費，所有服務人員皆係本村居民每月盡義務一日，所以那地方每日廿四小時有人值班，隨叫隨到。

九時許我到醫院急症室即由當值醫生照管，有三個學習醫生工作，這三位毫無經驗叫我受了大罪。第一，他們要檢驗胃內有多少血，並證實是否仍在流血，方法係用細橡皮管由鼻孔插入經過喉嚨食道而直達胃腔。他們三人就用死力將我扳穩將膠管向鼻孔用力直穿，疼得要命，大聲直喊，他們還是拚命向裡塞，塞到底後就用吸水機將胃水抽出，胃水始則深紅，漸漸變淡。第二件事是用管抽小便，因為胃出血時，病人不能動作，須用管伸入小便管內，讓小便自己流出；插管入小便時，這三位大爺又如殺豬一樣硬將管子伸入，結果將皮捅破流出血來；真正該死。我入院幾次小便插管無如此受罪者。十一時許陳醫生來，即送入特別護士間。在此間內每個護士祇管一個病人，頂多兩個。她的房間與病人房間有一個大玻璃窗，她隨時看見病人，如有異動，她就隨時過來。我到此間後，就開始輸血。小便時有劇痛，我即將膠管抽出，護士看見了，又要伸進去，彼此爭吵。後來來了一位當值女醫，她自己來看，又慢慢將管子裝進來，一點不痛。有無經驗，大不相同。

特別護士間除親人不能入內，當晚祇有二女婿進來看了五分鐘，我那時候昏昏迷迷懶得說話也懶得動作。（待續）